

◆ 乡村纪事

俺娘的小满

□ 董国宾

小满节气，麦穗初齐，丰收在即。望不到尽头的麦田里，小麦迎着南风在欣欣灌浆，像一个个喜悦的娃娃，催生着快乐的季节，给辛劳的农民送来丰收的希望。

这个节气，久藏的镰刀似乎要走出来，村村落落的粮囤也似乎期许着紧随而至的又一个时节。这走到眼前的“小得盈满”的时令和时令里的麦事，即将撑起以食为天的农民的大半个天空。每每小满，娘总是迎着薄晨，走向充满无限期待的自家的麦田。

“小满小满，还有危险。”娘说。

娘简短的话，藏着娘放不下的细细长长的心思，藏着娘对小满作物心尖上的呵护与惜爱。年复一年走在田间地垄上的娘，指掌般了解小满麦不每一个细微的习性和长势。娘知道，小满还未满，不到芒种开镰，绝不能丢松。

娘抬头看看天，空气干燥无雨。早夏的风卷着热气，把人的脸吹成一张饼子，像打在一堵墙上。娘向西滩走去，从水流缓缓的小河沟里，脚步稳健地担来一桶桶水，又担来一桶桶水，一桶桶水向一垄垄麦田浇下去，直浇到太阳偏西。太阳要落山而去，娘仍担着水在田埂上走来走去。

往后奔小满的一天又一天里，娘常常走出来观天气。夜半起床顶着月亮看，早上迎着第一缕阳光看，在田间地头娘也会猛然抬一下头，娘渴盼风调雨顺的天气能咬牙坚持到麦穗饱满，庄稼人才算把眼前的希望装进了衣兜，难熬的日子也总算挺着腰板踩过去了。若是忽来一阵大风或一场雷雨，这“小满未满”的希望转眼便化作一行行泪水，挂满一个庄稼人的面颊，一块块喜悦的麦地遂成灾难，娘的心空自然是阴云密布。

小满本为喜悦，本该伸出手来迎接庄稼有个好收成，可往昔的年月里，小满时节恰逢庄稼青黄不接，旧粮没得吃，新粮没下来，庄稼人饿得两眼直冒花。娘挎着篮子，和村里的人一同挖苦菜。小满节气苦菜长得欢，可挖到家的苦菜，吃了上顿没下顿。从麦穗初成，到麦子熟透这段时间，村里人饥肠辘辘，度日如年。

“小满小满，丰收来到眼前。”娘又说。

我家的田亩里，从冬天历寒而来的麦苗，经由春天的返青拔节，抽穗开花，终于长齐麦穗，麦粒也鼓起了腮帮，正一步步迈向丰收。娘的话，是我家的秋，是庄稼的幸，是小满的安。也是娘一个从没白没黑的浇水捉虫和守护，是娘对时节的承诺，是娘在旧时光里晃动的影子和踏痕。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在这个满是期待的时节，我又瞧见，小满里也有娘走过的路。

人与自然

竹韵

□ 周光华

摧报忍寒碧梧清，
风来飒飒伴涛声。
幽篁魂韵终高古，
寻向凌虚节节贞。

意境高雅，联想自然，形象生动，内涵丰富，让人无限遐想。友人以自己心爱的咏竹诗相赠，令人十分感动。

竹，千姿百态：有的拔节风生，有的活然气吐，有的疏枝摇曳，有的清秀峻洁。竹子是一种极为平凡的植物，它既没有娇艳的花朵，也没有迷人的芳香，有的只是翠绿欲滴的外衣和傲然挺立的身躯。千百年来，竹子一直为文人墨客所钟爱，他们写下无数咏叹竹子的诗篇，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庭竹》，白居易的《题李次云窗竹》；宋代诗人陆游的《东湖新竹》，徐庭筠的《咏竹》；清代诗人郑板桥的《竹石》，等等。诗人们咏颂竹诗句虽短，意境甚高，多表现竹的高风亮节，虚心上进，把竹视为知音。

说到竹，我的思绪随着记忆回到了30多年前……

我默默地凝视着祖母屋后那片繁茂的竹林，仲秋的金风，正轻轻摇曳着潇洒的枝叶。竹的用途甚广。古人曾云：“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初读这段文字，油然而生出得暇伴此君的夙愿。这两日，与竹林朝夕相伴，更觉得一片竹就是一片强健的生命。那片片狭长的叶子，新生的，临风吐吐浅浅嫩绿；苍劲的，时而翻动成熟的灰绿。它们飘逸地、雅致地点缀在枝头，显得错落有致，矫健多姿。

可是此刻，我凝视着它们，不禁默然了。在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翠竹丛中，躲藏着零零落落的畸形小竹：矮小、干瘪、弯曲、羸弱。这是怎样的悲哀和不幸？

绿，生命的进行曲；竹，终身与绿结下不解之缘。春深时节，竹抖落掉的露珠流着翠绿，秋风初起，竹换上墨绿的裙裾，连梦也是生命的延续——飞向山溪的箭簇，直向晴空的手脚架、农夫头顶的笠、漂洋过海的工艺竹编及诗人案头的笔筒……当数以千万计的竹因此感到充实、感到骄傲的时候，畸竹不免要空虚和寂寞了。我想，万一有一天，屋后这块土地上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几株畸竹，那时，风儿从它们勉强支撑着的摇晃的身旁轻轻掠过，不时勾起的，是瑟瑟率率的声响。啊，那是无可奈何的啜泣么？还是愤然的哀怨？

畸竹其实也是有憧憬、有追求的。它们在湿润的泥土中扎扎实实地生了根，又奋力破土而出！它们也曾畅饮江南的晨露，沐浴水乡的清风，时时渴望着成长。由于自然的劫难，它们在高颀伟岸的众多兄弟姐妹面前落伍了，成了竹林中的弱者，不能成才的不幸落到了它们头上。我只得替它们深深惋惜。

……然而我终于明白我错了。祖母孤身在乡下。她说自己是一棵扎根乡土几十年的老树，便不再移动了，不愿随我们进城。尽管她有着乡政府无微不至的关心，有着乡亲们热情周到的照顾，但她那颤颤巍巍的步子，却时刻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再次下乡时，我忽然发现祖母手上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用畸竹做成的拐杖。拄着它，祖母竟然自如地走东家、串西家了。岁月流逝，父亲也老了，身患几种疾病的他也拄起了从乡下捎来的竹杖……

这几年，我还发现许多游客们手中也有竹杖，这些竹杖伴随他们登泰山，爬峨嵋；或疾走，或徐行。畸竹用它们不健全的身躯在峭壁丛莽间引人们向上，助人们登攀，于是，它们的青春和生命在山路得到了延续。哦，畸竹不是弱者，它们也是一株株强健的生命。

畸竹，静静地伫立在秋风之中。看起来，它们似乎缺少潇洒，但是，畸竹的情操和品格比起所有株株挺立的翠竹并不逊色，它们也有竹的神韵，不是吗？



蝶恋花。

张永生 摄



天山牧场。

李昊天 摄

品味乡村

只此村庄

□ 鲁琪

季节里的村庄，也随着春夏秋冬不停地变换着。

那个不大的村庄，从小河边一直到山顶，若是步行可能要大半天时间。山路弯弯，犹如一只只温婉的臂弯，把我从小枕到大。

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是村庄最具活力的时候。母亲时常哼着一些小调，大多是随编随唱。看见几只鸡在啄食，就以鸡为主。看见有鸟飞过，就唱鸟。歌词虽是随编，但很押韵。只是时间太过久远，早已记不得母亲唱的词了。

我在那个村庄生，在那个村庄长。成长中的大多数事早已忘记了，只记得少得可怜的几件事。一直记得村庄的夜晚，出奇地静。若有月亮，必定是皎洁的。那月亮虽时圆时缺，但挂在天上总是那样温柔。干净明媚的月光，流过天际，漫过田野，流淌在小河两岸，与静谧的村庄相映成辉。

河水里流淌着童年，月光中映照着故事。河中有仙，掌管着一年四季的风调雨顺。一直弄不明白，月亮里那个手持斧头的吴刚，为什么一直要砍倒桂花树。心里

故园情思

田埂又开野蔷薇

□ 徐晨

这个季节，在乡下行走，最惹人眼的，便是田埂上的野蔷薇。

红的，白的，粉的。一团团，一丛丛，一簇簇。或横在路口，或爬上半坡，也不管有没有人来欣赏，自顾自在阳光下灿烂，在田埂边散发她独特的香气。

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没有不喜欢野蔷薇花的。虽然她身上带刺，却还是忍不住靠近。那份明艳，那种芬芳，艳而不妖，香而不腻，率真自然，野性朴拙，正合乡下孩子的秉性。

开春的时候，田埂上各种各样的花，在春光里尽情绽放，野蔷薇并不急着开花，先长出粗壮的茎，细密的叶，倒钩似的刺。

对于把童年系在牛尾巴上要的乡下孩子来说，小时候没少拿野蔷薇的茎当零食吃。有一天清晨，我在田埂上放牛，忽然发现一丛野蔷薇的枝叶下，冒出几根葱嫩而壮硕的茎，如刚钻出地面的新笋，让

想着，那嫩娥到底有多美。

小小的村庄，晨听鸡鸣，夜闻犬吠，没有喧嚣，只有暮色里牵着老牛回家的父亲，还有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忙着一大家子夜饭的母亲。感觉白天的阳光不够，才在月光中继续着一天的忙碌。

在小河的潺潺流水中，不知不觉就长大了。从前光屁股跳下清凉的河水中，没有人在意，后来就再不敢了，觉得那样太羞。老屋前头低矮的柿子树叶，从前也是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够着，后来只举起手来就可以轻松摘下几片树叶来。再后来，远离故乡，偶尔回去，依然喜欢坐在月色中的柿子树下，听叶子喃喃细语。抬首望望高高的柿树，不知道曾经那个纯真的童言，是否依旧还挂在枝头。

不是每个从村庄走出的人，都会有如此的怀想，只此村庄才是他一生中难舍的。童年的纯真，少年的懵懂，青春的躁动，无不刻印着那个村庄的痕迹。我就像一株蒲公英，随着风儿飘向远方，可最初的根永远在那个村庄里。

村庄的出口，是河滩边一处堰口。每当月光洒落下来，那堰口格外显眼，与潺

潺的河水相映，如同一枚盖在村庄的大印。我的祖辈们曾在那里生活了无数代，披着月光无数次进出过村庄。不论月亮是阴是晴，都不会离她而去。

只此村庄，繁衍着村子里人们的炊烟与远方。或是一生都没有走出过村庄，就便与瓦屋顶上的炊烟为伴。或是翻过村头的堰口，去了远方，就只能把炊烟怀想。在村庄久了，不免会有些倦意，就是有月色，也不觉得那有多么地好看。若是离开村庄久了，便总会不自主地想起月光下的村庄，眷恋祖辈们耕种过的土地。

流过村庄的河水依旧清澈，飞过村庄的小鸟依旧叽叽喳喳，寂静的月光依旧是那样的皎洁，只是这些，对于远离村庄的游子来说，只能在梦中了。即便如此，村庄的月色无时无刻不在心间浮现，那月色依旧映照在田野上，在小河边。

恍惚中，又走在村庄的月色下，母亲坐在老屋前，哼唱着古老的歌谣，与河水的低声呢喃相切相和，一段月色下村庄的韵律便飘向远方。

月色如莲，开在村庄，长在田野。我的心心念念依旧附着在那个如诗如画的村庄。

听乡村唢呐

(外一首)

□ 王法艇

一声高低，几乎所有的鸟鸣声
那条明亮的沟渠
在花枝颤抖中不肯落笔
调皮的人，走东串西
嗡嗡作响的纺车上
盛开午后绵延的蜂群

这些起伏的调子
是春天最后的柳枝
迎春花开了又黄
把整个天色映衬得过于干净
只有唢呐，附和青春
在丛林间无序增量寂静

这个春天的光影是盛大的
藏蓝成村头河流的形状
它们和外乡乐队一起
放弃名词的隐喻部分
嘹亮向往，声嘶力竭

和岁月对视

梓树茂盛，我总会和它对视
它蓬勃的紫色像潮水
大多数的陶罐盛不下如此思绪
母亲端坐的影子，令我沉迷

清风明月，路桥溪水
一个季节的雨量多么丰沛
忙碌的三更灯火
来来往往点亮故乡的过去

对视久了，梓树凋零了花朵
银匠把银子淬出亮色
成群结队的光明铺满院落
故乡的衣襟，蓄满
旧日的缓慢和泛黄的音讯

大地深处探出的眼神
在水平面上，滴滴答答
用温暖的苍老，问候至亲

□ 清秋

清晨顿顿让我的心里充满着温暖。

像约好了一般，周一到周五，每天我在那个时间开门，老马准在往奶箱里放奶。然后我俩一前一后，蹑手蹑脚轻轻地，在白光照引下下楼，说声再见就“各奔东西”。

有一天，由于晚上参加了聚会，我到父母家已经快12点了，可能是多喝了一点酒，手机闹表也忘记了。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被自己的“生物钟”弄醒了，手机显示差一刻6点。我急忙穿衣轻轻开门，发现老马也正打着手电等我。

“老马啊，你今天也晚了是吗？”我有些奇怪。他小声说：“我放完奶，看你还不出来，就想等5分钟，其实，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走了。”

我说了一声谢谢，就在他手电光的“呵护”下，俩人一前一后下了楼。

出了楼门，没来得及和他打招呼，就快步向我家那座楼走去。也许是看我走得急，老马的手电依然冲这面照了几秒钟。我回头瞥了一眼敦实的中年男人，忽然感觉他的形象在我的心里高大了起来。

送奶工老马

灯亮起来。

二老睡得早，我去时他们都入睡了。我便悄悄进入大屋睡在那张从前曾睡过多年的小床上，听着熟悉的父亲的时断时续的鼾声，我也很快进入了梦乡。

送奶工姓马是安徽人，是个黑黑壮壮的中年人。据他讲，奶站规定早晨7点前送到就可以，但为了保证早上有喝奶习惯并且出门早的订户能喝上奶，他一般会送得早一些。后来我问父亲老马怎么样，他告诉我：早上六点左右起床拿奶，奶箱里肯定有了，至于几点送的不清楚。于是我想，送奶这个工作也不容易啊。

母亲身体不大好，有时候半夜睡不着就想看看电视。为了不影响彼此睡眠，二老决定分开睡觉。一个在单元房的大屋一个在小屋。到了初冬，我有些不放心，就决定晚上过来陪他们睡。

我吃过晚饭歇一会儿，就去同住一个小区的父母那边休息。他们楼道里安装的是声控灯，我进楼后，一楼的公共防盗门一关，发出的声响会使二楼也就是父母那一层的

百姓记事

父母临睡前有喝奶的习惯，多少年来一直是自己早上到小区外超市门口的奶站去取。去年仲夏的一天，下了整整一夜的雨，于是，我强烈“要求”父亲，应该请送奶工送上楼了，也省得刮风下雨二老还惦记着奶。

送奶工姓马是安徽人，是个黑黑壮壮的中年人。据他讲，奶站规定早晨7点前送到就可以，但为了保证早上有喝奶习惯并且出门早的订户能喝上奶，他一般会送得早一些。后来我问父亲老马怎么样，他告诉我：早上六点左右起床拿奶，奶箱里肯定有了，至于几点送的不清楚。于是我想，送奶这个工作也不容易啊。

母亲身体不大好，有时候半夜睡不着就想看看电视。为了不影响彼此睡眠，二老决定分开睡觉。一个在单元房的大屋一个在小屋。到了初冬，我有些不放心，就决定晚上过来陪他们睡。

我吃过晚饭歇一会儿，就去同住一个小区的父母那边休息。他们楼道里安装的是声控灯，我进楼后，一楼的公共防盗门一关，发出的声响会使二楼也就是父母那一层的

亮起来。

二老睡得早，我去时他们都入睡了。我便悄悄进入大屋睡在那张从前曾睡过多年的小床上，听着熟悉的父亲的时断时续的鼾声，我也很快进入了梦乡。

送奶工姓马是安徽人，是个黑黑壮壮的中年人。据他讲，奶站规定早晨7点前送到就可以，但为了保证早上有喝奶习惯并且出门早的订户能喝上奶，他一般会送得早一些。后来我问父亲老马怎么样，他告诉我：早上六点左右起床拿奶，奶箱里肯定有了，至于几点送的不清楚。于是我想，送奶这个工作也不容易啊。

母亲身体不大好，有时候半夜睡不着就想看看电视。为了不影响彼此睡眠，二老决定分开睡觉。一个在单元房的大屋一个在小屋。到了初冬，我有些不放心，就决定晚上过来陪他们睡。

我吃过晚饭歇一会儿，就去同住一个小区的父母那边休息。他们楼道里安装的是声控灯，我进楼后，一楼的公共防盗门一关，发出的声响会使二楼也就是父母那一层的

亮起来。

二老睡得早，我去时他们都入睡了。我便悄悄进入大屋睡在那张从前曾睡过多年的小床上，听着熟悉的父亲的时断时续的鼾声，我也很快进入了梦乡。

送奶工姓马是安徽人，是个黑黑壮壮的中年人。据他讲，奶站规定早晨7点前送到就可以，但为了保证早上有喝奶习惯并且出门早的订户能喝上奶，他一般会送得早一些。后来我问父亲老马怎么样，他告诉我：早上六点左右起床拿奶，奶箱里肯定有了，至于几点送的不清楚。于是我想，送奶这个工作也不容易啊。

母亲身体不大好，有时候半夜睡不着就想看看电视。为了不影响彼此睡眠，二老决定分开睡觉。一个在单元房的大屋一个在小屋。到了初冬，我有些不放心，就决定晚上过来陪他们睡。

我吃过晚饭歇一会儿，就去同住一个小区的父母那边休息。他们楼道里安装的是声控灯，我进楼后，一楼的公共防盗门一关，发出的声响会使二楼也就是父母那一层的